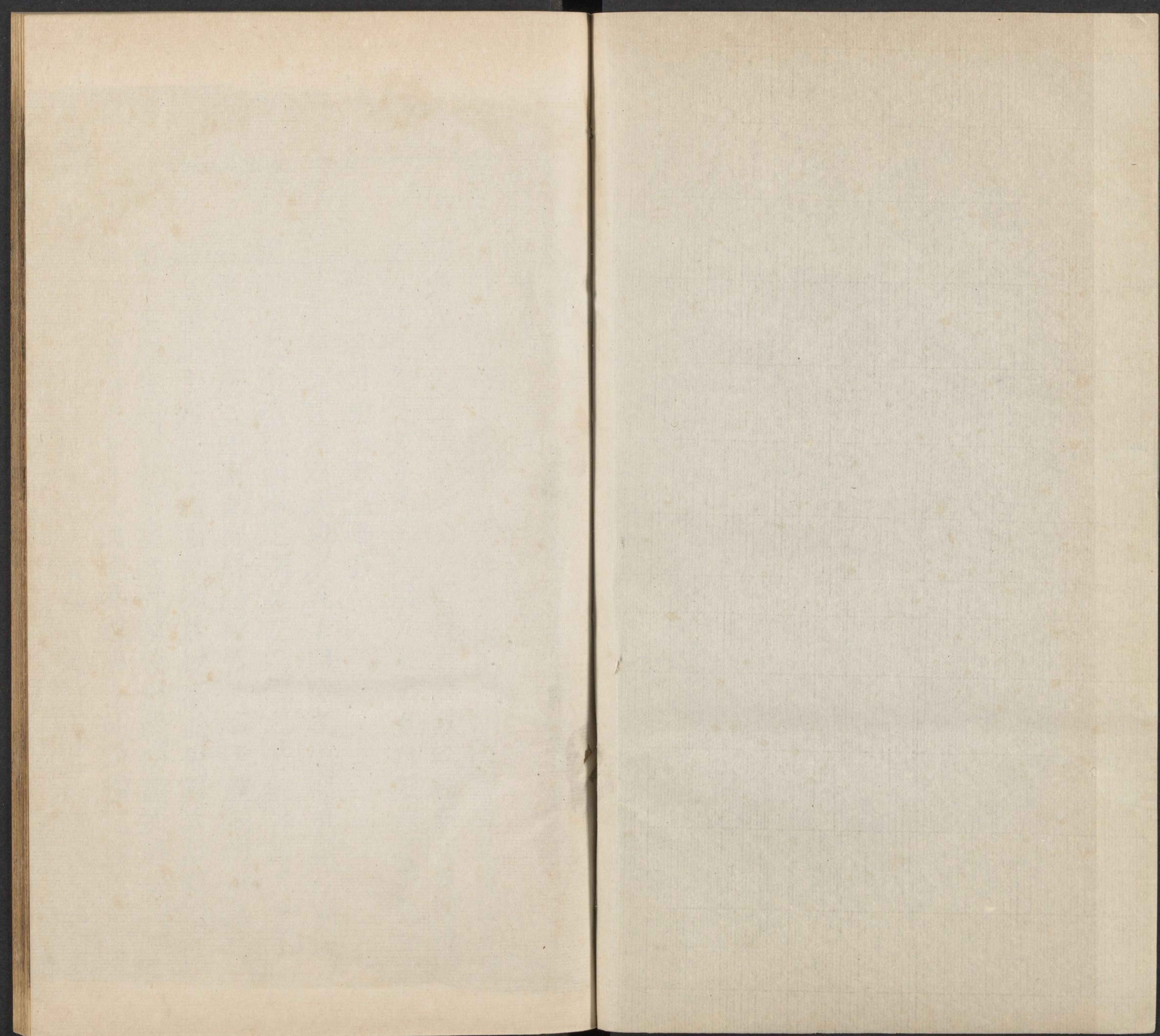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8

75781/278(8)



丙辰科 萬曆四十四年

皇帝制曰朕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兵非聖人所諱言也書稱克
詰爾戎兵又曰張皇六師夫當成康蒞政之初而其臣即愴
愴以此告之豈文事武備經國者宜重而旅旅之威舞于
之化二者固相須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寰區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後釋甲韜弓開一
代文明之治然而固本之訓居安忘備之戒每諄諄焉其為
萬世治安慮至深遠也可得而揚厲其威歟朕嗣繼洪基登
精上理四十四載于茲邇雖深居靜攝而安攘大計無日不
惕于衷間嘗明詔執事整飭營務慎固邊防簡將練兵博求
制御長策而承平日久法弛弊滋申令徒勤惰窳如故京營
號稱禁旅居重馭輕之意寓焉而人籍空存士卒疲羸至不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甲冑猝有緩急將何所恃欵遠左延緩勁兵所自出項處大
虜闌入肆行蹂躪而防禦之術未聞此豈兵之不足欵抑
養無素雖有兵而不得其用欵夫兵以食為命無食是無兵
也今司農告匱給餉不時荷戈乘障之夫動講枵腹議者方
凜凜脫巾是虞望其出死力以扞疆圉胡可得也議者欲修
屯政以省轉輸練士著以資戰守似矣而行之終鮮實效何
欵無亦右文之世難以講武而克詰張皇之治卒不可致欵
茲欲振積衰之勢操常勝之權俾國家神氣日張足以威四
夷制六合其何施而可諸士志切匡時抱先憂之畧久矣尚
詳著于篇毋泛毋隱朕將采而行焉

錢士升

臣對 臣聞帝王之制區宇也必有綜覈之經制而後有治

患可以建久安長治之防必有兢業之精神而後居安慮危
可以握順德威嚴之本何謂經制網繆其繡戶慎固其藩籬
厚廩焉振飭在邊圍封守之外而因敢玩愒者是已何謂精
神折衝于廟堂戰勝于密勿穆穆焉提挈在赫聲濯靈之先
而無不震悚者是已故不可恃者兵而不可去者亦兵也可
以千年不用者兵而不可一日無備者亦兵也兵而常試則
玩玩則怠是為不戢自焚而天下受騷騷虛耗之害兵而無
備則弛弛則廢是為以安恣戰而天下多猝起竊發之憂夫
惟以兵衛民無耀武觀兵之意有風行雷動之威而騎士材
官皆腹心干城之用卒有緩急具若子弟之悍父兄矣夫惟
以食足兵無枵腹脫巾之呼有士飽馬騰之實而金錢子粒皆
備練召募之資一有徵發真若一身之使臂指矣古帝王所

以垂衣恭己而厝國祚於泰山之安戢羽舞干而莫囿圍於
金甌之固者以有此備也故有文事者不忘武備以律武乃
所以修文也欲治兵者必先治餉以足食乃所以足兵也此
國家之神氣收安攘之全功端在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睿智

文武聖神

駿烈同天自南北東西無不思服

深仁必世凡心知血氣莫不尊親

止孝止慈傳千古之彙常建其有極

得名得壽備五福之純嘏敷庶民

深居恭默而清靜寧一坐收四十四載之昇平

獨在魁權而建威銷萌豈自億萬斯年之根本

謹天戒則步禱郊壇責已憂深於雲漢

軫民艱則興發內帑渙居望慰於甘霖蓋歌雍咏勺德澤已滲

漉於垓垸而卧鼓張弓威靈立誓服乎夷夏可以坐享恬熙

然俟張皇之戒從容樽俎即神捷伐之威矣乃猶安不忌危

進臣等於

廷訊以安攘之大計兵食之要領而寔及於惰窳之弊端實效

之終軫思所以振積衰而操常勝制六合而威四夷豈以草

茅書生有習韜鈴而爛軍旅者乎臣至愚陋然抱藿食之謀

久矣仰承

清問其敢不披瀝以對嘗聞之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自
古國家未有忘戰而不危者黃帝曰雖有金城寸何湯池百

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亦未有有兵而可無食者昔
有虞誕敷文德卒格三苗說者以為振旅班師之效而不知
兩階干羽正寓用兵於不用之中則兵未嘗廢也三代而下
兵制莫詳於成周嘗攻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中
春教振旅辨鼓鐸鑼鏡之用中夏教菱舍辨號名之用中秋
教治兵辨旗物之用中冬教大閱立三表教坐作進退之法
無事則蒐苗獮狩皆在民間有警則比閭族黨即為卒乘故
其時兵即為農而無養兵之費農即為兵而有練兵之實至
成康之世業稱重熙累洽而不日克詰則曰張皇閱然若有
意外不測之慮此周制所以獨詳而後世莫之及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除邊陲肇造寰區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初釋
櫜弓開一代文明之治而固本之訓居安忘備之戒每詳

焉

成祖文皇帝定鼎燕京廓清漠外以爭先而處強二百年間雖已
已之變震驚乘輿庚戌之警豈焯微大內而虜旋侮禍弭耳乞
盟至隆慶間俺酋以詆牘之愛為鴟音之懷訕款貢市至今
不絕我

皇上觀揚而光大之海波不驚梯航狎至玄菟樂浪之境天戈指
而即平日草紅花之姦一怒行而立殄蓋武功之盛真足媿
美

二祖曼絕百王矣而承平日久法弛弊滋京營之尺籍徒存邊延
之邊警猝發操閱僅塗飾之文而超距之勇有幾嗚呼在肘
腋之近而庚癸之絕特聞內外兩虛兵食俱窘誠有如

聖制所言者臣伏而思之

國家兵制京營邊衛戎籍不下二百萬度支歲入不下四百萬
按籍稽兵按兵給餉未嘗苦不足也且兵以徵餉餉以贍兵
兵減則餉空溢餉匱則兵空增何至兩者俱受其不足之勢
而莫為濟虛之策則臣知其故矣語云木不茂者蠹在內厄
不滿者漏在下兵未嘗不足也增額于兵之外愈弛於兵之
內而兵始苦不足究且轉而病餉餉未嘗不足也增額於餉
之外愈冒於餉之內而餉始苦不足究且轉而病兵則蠹與
漏之弊耳今欲振積衰之勢而講兩足之術臣以為兵不期
多期於營用而已餉不期省則於覈實而已今京營除占役
竄名外括之止得六萬而此六萬又非強有力可備緩急者
也春秋常操按籍具在然而射不能穿魯縞力不能勝匹雞
雞鳴而駕未日中而罷如傀儡之登塲類角羝之劇戲亦有

非常則此六萬人者安所得一卒之用而費百萬金不為
弱長子孫之資哉景泰中先臣于謙於三大營中選精銳為
十營命將團練而歸其老弱于伍一時兵政赫然立振今誠
就見在作實數擇廉勇之帥嚴為簡練其有老弱應伍市兒
應點者法無赦而清汰之缺即以補四方之召募者總之額
外無增額內無冒練一兵即得一兵之用故一精兵足敵凡
兵伍而兵自強餉一兵即有一兵之實故一實餉足省虛餉
五而餉自給推而行之九邊領帥家丁歲可省冒濫百萬兩
足之術計莫先此者然就餉論餉臣以為莫如屯田使夫屯
政從來久矣充國行之金城襄祇行之許下杜預行之襄陽
韓重華行之振武畢誠行之邠寧何承天行之河北皆足以
裕軍儲而省輸輓

國初屯種龍江後用宋訥守邊策設法屯有守關士卒外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其區畫何詳也永樂間寧夏何福積穀獨多至下

聖書褒諭之天順間葉盛撫宣大用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以餘粟易戰馬修城堡其收利何博也迫其弊也而抽屯補伍之害興於是力役愈煩本業漸失而無屯之軍矣債帥攘奪之害興於是私其腴區委其磽瘠而無屯之地矣邊陲凌夷之害興於是虜騎從橫侵擾禾稼而無屯之備矣上下怙慢之害興於是筦屯者不見阡陌之巡督屯者不課倉廩之實而無屯之精矣屯政廢而乃始仰給於度支儲胥安得而不窘輓輸安得而不困今邊臣按額而請者視嘉靖時不啻數倍大司農仰屋竊嘆至借支於水衡罔寺以支吾旦夕之急亦

提襟見肘矣臣以為屯田故額什一猶存即多隱占而區脫遙隔有隨占隨棄者莫若專委一大臣久任而責成之沿邊曠土募民開墾但期荒蕪日闢不必紛紛清勘以滋厲階至地遠而勢孤者必如趙充國所云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為害而又有山阜以望遠濶墾以限隔營壘以休息遊兵以巡哨則無擾田之害收耕田之利可以積豐於垣士飽於伍內省饋餼外足軍儲斯非兵食兩足之長策哉抑猶有芻蕘之

獻振刷不在功令而在精神制勝不在疆場而在廊廟是以命徂征者必先有無怠無荒之儆戒而後四夷來王詰戎兵者必先有罔兼罔知之治人而後海表咸服伏望

皇上法天行之健繼離照之明從退藏擊歛之後時迅以風雷當

光緒二十七年
諭惰玩愒之時先提其志氣時

御平臺煖閣與二三大臣共商安攘之猷講兵食之策則精神一振經制立新內治而外寧文經而武備雖與唐虞二代並隆可也草茅無識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臣謹識

已未科 萬曆四十七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興化致理政固多端而振肅人心維持世道則必以綱紀爲首務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儒之論亦曰善爲治者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然則御世宰物術莫要於此歟三季以還惟漢唐宋歷年最久英若誼辟代不乏人當其時所爲立經陳紀以成一代之治者亦可指而言歟哉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

成祖文皇帝再靖家邦制度典章超越千古固可傳之萬世無弊者朕續承鴻業紹述罔愆御極之初政教修明化行俗美猶庶幾祖宗之遺烈夫何邇年以來法守漸隳人情滋玩德意墜而不究詔令格而不行申飭雖勤陵夷日甚在位者以恣睢爲豪舉而

業則虧在下者以于犯為故常而隄防盡潰甚至偏裨侵大帥
僚屬抗長官奸胥誣奏以傾有司亂民煽禍以攘富室冠履倒
置名分蕩然其他驕淫僭踰之風躁競囂陵之習不可悉數茲
綱紀之紊至今日極矣其故果安在歟漢人謂天下所以不理
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衰而不改而宋人又謂紀綱隳壞皆
由上下因循此其說孰為當歟抑君臣當交任其責有不容他
諉者歟夫更化善治貴識因革之宜起敝維風在妙轉移之術
茲欲當積弛之餘返極重之勢使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綱
紀正風俗純以復我

祖宗之舊如之何而可尔多上學古通今習當世之務深矣尚各慎
所蘊明著於篇以佐朕之不逮朕將親覽焉

聖在朕身

臣對臣聞帝王之經理宇內也必有蕭然畫一之法顯與一世
為動盪然後風恬俗美而國祚永享其靈長又必有悚然振刷
之神默與一世為締結然後政立化行而國勢不虞于頽敝法
以維衆則紀綱寔首操之為事之繫焉物之準廓焉合人心世
道而獨居其會不可一日廢焉者也神以維法則上下且分任
之握事之繫擊物之總穆焉先立綱陳紀而密轉其机不可一
日弛焉者也法之創也慮後常周至蒙休襲故而變生持持生
怠視前王之成憲若可聽其自為行自為止漫無操而治日以
隳法之紹也勵世常勤至臨政日久而習生玩玩生慢視故府
之彝章又若任其可以行可以不行適自操而治竟以隳夫惟
法與神兩相附使守成之規常若創始之業而舊章率由無愆
忘惟法與神常相運使化成之後常若履寶之初而大號渙

無壅格上作之下日成之翼為明聽以康庶事股肱喜哉元首
起哉未有主憂勤而臣職職者上制之下且守之德澤法度以
範人心道術一矣風俗同矣未有朝飭法而下體化者古聖帝
明王所以陶冶人羣宰割寰宇有頓指掌頷之勢而無委密駭
術之失興化致治超越千載者道必由此矣欽惟

皇帝陛下

大德膺福惟祿位名壽之兼隆

至仁生威暨東西南北以胥服

潤人窮而專官分賑不徒推解虛名

念軍興而發帑齋頒爰止醪續小惠

在師錫命懷萬亦以振長策而雷厲風行之衆適訖還農

止位聖棠法乾坤以展大猷而天覆地載之規函蓋夷夏

念東南杼柚其空而以約已必自躬為事

慮西北干戈未靖而以籌邊策遠為心

文德旁敷值群工輯瑞而面與咨詢立通民情於黼座

武功遐邇當醜虜臨城而躬先保障垂奠四海於金甌固已

吏習民安垂萬世永遠之模內寧外懷陋往代偷安之概

矣而猶

聖不自聖

新期日新進臣等於

廷誦以揆古宜今之畫綱提日整之猷更鯁鯁焉於判渙之

未融泄沓之莫振誠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之極思也

臣雖伏草茅竊懷葵藿敢不披瀝以對臣聞之君猶天也

天道雖冥冥而生長收藏寒暑代禪不僭不忒一若有稟

于成法者是則天之治人而人不能違也君道雖穆穆而
禮樂刑賞生殺予奪不競不練一若有歸于定法者是則
君之治人而人不敢執也故唐虞之世君明臣良而其交
儆廢歌惟曰率作興事慎乃憲所謂憲者豈非法與所謂
慎者豈非君與臣交守之與所謂率者豈非君先之而臣
後之與其時府修事和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賴此法也降
而三代各師其祖夏稱有典有則商稱監于先王周稱文
謨武烈皆不敢有厭薄舊章之心亦各誌其臣夏稱臣人
克有常憲尚稱唯治亂在庶官周稱其爾典嘗作之師皆
不敢忘董正治官之念是以官倍唐虞亦克用又則人
法之相維者得也我

太祖高皇帝掃蕩羶腥肇造區夏真可自我作法而所持以擬

挈領維風易俗者毫不自用也其建官之法本之周官六
卿職掌各有攸屬用人則問之冢宰理財則問之度支典
禮則問之宗伯詰姦威遠則問之司馬司寇鳩工庀材則
問之司空載在

會典者詳明日盡大抵賤虛名而尊實効惡浮議而責成功
流唐漂虞絛殷盪周真非前代所及

列聖相承代有闡繹至我

皇上觀揚獨至雖以

聰明睿智之資惟有率循成憲之念宜下之遵之者各以

皇上之心為心羣奉

皇祖之法為法而顧囂爭成習玩職掌而不循泄沓為風屢誥
而莫惕非不獎恬誰是真恬者非不旌廉誰是真廉者徒

以口舌爲功不以職掌爲事則其害必移之民而軍商俱困公私兩窮誠有如

聖制所慮者臣以爲法在則事事可考法明則人人可遵賦有賦法昔未嘗以病民而今胡有畏催科之令者豈賦法得其人而後善與屯有屯法昔嘗以之養軍而今胡有嘆石田之不可耕者豈屯法得其人而後復與鹽有鹽法昔正以之通商而今胡有受壅滯之害者豈鹽法得其人而後行與故時久而玩生玩久而蠹生以致初意漸失者非法之凌夷也奉法者自凌夷之也因時而思補救因事而除弊端必期振刷如初者亦非法之修明也奉法者自修明之也有顯爲法蠹之人或借賦以剝民或借兵以尅餉不辭婪墨之名不耻躁競之習上得執法而繩之其爲蠹也

淺有陰爲法蠹之人剝民也臣而猶託于愛民尅餉也而仍詭于清餉行婪墨而語清廉身躁競而口恬靜拜與其法而竊之其爲蠹也深惟夙弊即在綜稽之中故反以綜稽爲名然則欲搜夙弊者必先以綜稽之名無爲人所託一託之則七日不復之叢神也臣惟積姦卽伏勅法之內故反以勅法爲名然則欲清積姦臣有必先使勅法之名無爲人所假一假之則出以示人之利器也且今日之時何時也索餉則有兵遇警則無兵循名則有備覈實則無備况醜虜入內地而未受創懲他虜囚狡酋而思挾重賞東南之物力有限西北之出孔實多臣心及此不啻同處漏舟矣而徒有謹謹諱諱之狀何也豈臣嚙嚙之念終不敵其門戶之念耶思及此不啻羣居厝火矢而更多諭諭訛訛之象何

也豈君父之念終不易其身豕之念耶蓋法之事易除玩
法之心難除

皇上欲舉一世之人心而振刷之必去其玩而已蓋不提人君
父之思不足以去身家之念而不先去身家之念亦不克
提君父之思也不動人邊陲之慮不敵以平門戶之爭而
不先平門戶之爭亦不克動邊陲之慮也抑事更有

獻焉臣法君君法天有勅天惟幾之虞舜而後九德咸事百
僚奏庶績之疑有仰惟前代之周王而後六卿分職兆民
被康阜之實

皇上者臣工之法也

天地

祖宗者又

皇上之法也凡兵民之相資公私之相濟邊腹朝野之相
端無不求之於

天心之仁愛而况

祖法釐然具備取而修明之固甚易易也以不邇不殖之心風勵
臣下則素絲羔羊之節著矣以無偏無黨之念倡率羣工
則渙丘集蓋之門宏矣又何治人治法不交維哉臣愚不
識忘諱干冒

宸嚴曷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壬戌科

天啓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所爲博採乾坤匡扶世運者靡不於
文武二種爲兢兢書贊帝堯乃武乃文益全德兼焉而舜
曰文明禹曰文命湯曰聖武周之文謨武烈各標其一之
數聖人豈于持世導民有偏指邪毋其於中有交相爲用
者歟夫陰陽柔剛仁義自有天地而來至于今不可廢也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首闢函夏

成祖文皇帝載奠邦家並提一劍馭軍而文治光昭于雲漢揚
六經訓俗而靈爽震疊於雷霆又繇武張武因文靖於都
哉洵追蹤帝堯而與虞夏殷周並列矣

奕葉相承紹天關繹雖強隅小警不加震驚然金旣卒以不搖

萬世永賴則

列聖之威靈實式寧之芳躅其在亦可得揚厲其槩歟朕以冲齡嗣大歷服託于天下臣民之上日夜思所為覲揚

光烈惟是講學勤政親賢愛民簡將治兵為大務益下羽舞階鼓鞀思上實並圖維執事焉而蠢茲醜裔逆我顏行二年于茲竟未有能制其命者何也豈收教隳而文德闕抑聲容盛而武功弛與夫禁旅之環萃目若也衛屯之棊置自若也班操之番更自若也明帶礪者列第而居綰組符者專闔而控廼動云無將動云乏兵不獲已議調發而列鎮苦虛伍矣又不獲已議雇募而烏合驅市人矣客兵散如搏沙土著聚亦兒戲總帥藉之勳雷日既繇一之惟艱訓練寄之戚臣又典兵之有戒戔戔辱焉迄無一切說者以為

承平日久左武右文故其弊至此然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六軍之帥即天子六卿用以丙修外攘非攻塗也即如

先朝殪阿台馴也先羈順義芟逆藩創倭奴以及邇年東征西討之役咏車攻而歌杖杜者詎異人任母亦惟是擇人而專責之可歟夫武之德七文之德十有一季世猶能道之矧在帝王茲欲省繁言以覈實審操柄以圖機赫然收順治威嚴之效用恢弘

祖宗鴻業何施而可爾多事古通今懷並用之術舊矣尚根極體要明著于篇毋泛毋略朕將采焉

臣 文震孟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御天下也必有光昭之文德而後聲

教誕敷可以建久安長治之規必有震疊之武功而後神
氣不振可以握順治威嚴之本文德何以光昭經之以仁
緯之以義濬發之以心源融融焉敷貴於襲慶蒙休之日
而愈益昌熾者是已武功何以重疊運之以謀振之以略
折衝之以精神赫赫焉提挈於戶牖藩籬之外而無不鼓
舞者是已有文德以植武功故細綢繆必謹條畫必周而中
外之奉靈爽以修憲度者自有所懾服而無廢弛頽窳之
虞有武功以墜文德故靡思不服無人不懷而遐邇之承
德意以布網維者自有所奮發而無委靡衰弱之弊古帝
土所以大寶凝流而宇宙日新妙操縱而神其用穆清端
拱而朝廷常肅總倫類而握其樞繇此道爾藉令聲靈雖
播根本先疎則出言不足以副情發號不足以明旨疑注

其何基焉而勢必潰敗而莫挽又或粉飾雖具振刷全地
則綱紐積而欲解法制習而不靈張施其何秉焉而機且
杆格而難操此德衰於宥密之荒寧功隳於廟堂之燕豫
而淳熙景燦之休所以寥寥罕覩也開明光之長運收安
攘之洪猷正有望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秉聰明睿智之資

備聖神英毅之略

繼離方始運符五百載之昌期

出震維新曆紹億萬年之正統

軫時艱而內帑屢發德意參漉於垓垓

疑國寶而衆正彙征賢材布滿於中外

垂裳而身百度心知血氣咸霑天覆地載之規
錫命以懷萬邦南北東西共暢雷厲風行之象
一怒安民雖邊徼多虞恬熙自遍於率土七旬振旅即于戈

未靖

神武行奏乎膚功追躡唐虞媲美夏商在此日矣迺猶進臣
等于

是誠以文事武備內修外攘臨前王之得失慨當世之凌夷
而究及於文德之所以闕武功之所以弛忠以振積衰而
操長勝制六合以威四夷即帝之疇咨王之訪落不是過
也臣竊伏蓬蒿志願輸忠非一日矣方欲乘交泰之會獻
傾否之謀以補

昇平於萬一矧

清問諄諄敢不披瀝以對臣聞之世治用文世亂用武此千古
之雅言也兵戈日熾則馬上之治自廢棄乎詩書承平既
久則衣冠之流必輕銳乎鈐弁此亦千古之漏習也聖王
知其然是以槍戩控禦而講求治理使天下日涵濡養育
於德教之中者無敢一日之懈故黎民於變而萬國咸寧
臣庶協中而四方風動則皆文德之為効也清寧燕暇而
克詰戎兵使天下日戒懼震悚於太平之世者無或片念
之媮故百辟惟懷而侵凌不作四方順軌而時時不生則
皆武功之為力也然文以經武則忠君親上之念即寓於
入秀出弟之民武以濟文則除殘去暴之雄寧越於戰衆
安民之略文與武又皆交際而互為用也自漢以降言文
者祇為治具之繁文而終不出於心精之流注於是時方

無事則若臣拱手以貌相承而猝遇傾危則平日之所施設者遂無一之可恃言武者亦僅聲容之末技而終不出於元神之鼓盪於是時際偷安則上下相蒙以幾僥倖而一當險阻則平時之所布置者總無一之足憑蓋器大者不可以小道理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故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而干紀作亂之事起元帥之威不行於偏裨偏裨之令不行於卒伍而河決魚爛之形成以雍容爲太平以議論爲能事而獸奔鳥竄之禍伏凡此皆文德之漓武功之弛三季之積弊而千載之永鑒也我太祖高皇帝驅異類於中原復文明之土宇乾坤再造日月重光

成祖文皇帝蓋編述而光大之豈惟廟威所指足以混一區夏

實惟文告所被足以永致綦隆文繇武張武繇文

奠磐石之安而開泰寧之治貽厥之謀規模宏遠矣

列聖相承世守勿替河清海晏因多康平寧謐之朝而外患內憂間有震動訪勦之會然而削平底定不旋踵而宅於安寧卽前代所視爲極厄之運無前之烈皆不動聲色而坐收之猗歟哉有以占

祖德入人之深而

皇靈之旁啗卽百千世未有替也

陛下冲齡御宇續承鴻業薄海內外無不嚶嚶仰德化之普被懾神武之不殺迺蠢爾小醜逆我顏行破軍蹙地曾無寧歲徵兵則兵窮選將則將乏禁旅之環萃衛屯之棊置寧異於曩時而實而覈之不啻土羹塵飯之不可用也國家

歲蠲數百萬金錢以養若輩而臨事竟不得其絲毫之用則亦安取此林林者爲乎帶礪之必第符組之分闔亦寧有異於盛時而委而仕之不營乳臭貴人之不可仗也國家世優數十百金紫以榮若輩而遍觀曾莫收其一二之用則又安取此桓桓者乎宜

聖心之怒焉以恐而慨然有意於省繁言以覈實審操柄以圖機也臣則以繁言之者莫若先定是非之衡蓋今之所謂是非者皆毀譽也毀譽之極至於周公新莽不能定而千秋定評竟無有是新莽而非周公者惟其實焉耳事必有據據必有見聞見聞既確而鏤空刻影之談自知其不售矣故覈實正所以省繁言也臣又以爲操柄之審莫若先斷刑賞之平以舜之哲惠知人既口何畏於嚙兇有苗而

卒不貸刑於四凶惟其當焉耳天下固有刑一人而億萬人勸賞一人而億萬人服者此正事機之窾繫若始於不果終於不信遂至不公而激揚天下之柄於是乎窮矣故圖機正所以操柄也繁言既省而在位者咸思舉實以自効募兵則實有其兵邊將則實有其將何至有烏合之慮而塵鼓鼙之思操柄既審而當事者咸思乘機以自奮廟堂則有廟堂之機疆場則有疆場之幾何至有兒戲之虞而深紈袴之戒

主恩固結而一時之情面悉化爲肝膽

皇威振耀而百司之顧盼盡轉爲擔當局內無猜共效同舟之濟師中奏吉坐收仗鉞之勲此信可旋至而立效者矣抑臣尤有進焉

陛下之尊猶天也天未嘗不借四序五行以成其穆穆而亨昊
之森嚴不專在四序五行也天亦未嘗不借霜雪雷霆以
彰其赫赫而明盛之彰輝亦不專在霜雪雷霆也

陛下親賢使能濟濟充庭矣而孰可為相孰可為將孰可治民
孰可理財

聖心其有區別乎講學勤政時時勵精矣臨

朝祇奏引之文

講解少獻替之實

中旨有封之漸外庭鮮伏蒲之功

聖慮亦嘗猛省乎此皆文經武緯之原而光昭震疊之本也

未敢臚舉

先朝盛事即

神祖四十餘年西平字東漢侵北市虜南滅播此亦皆勅敵

易剪乎而渡師和漢之上奏功談笑之間同此生齒

憂無兵同此人材何嘗憂無將此無異故

神祖乘積強之緒人心固是當振肅之餘而

陛下繼久安之祚法制政令正頽靡之候也嚴以持之斷以決

之精明以運之剛毅以操之文德誕敷武功丕顯天下引

領望之矣草莽愚臣不識忌諱干冒

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乙丑科 天啓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順治威嚴之世其君臣未有不同心一德
交儆無逸者若虞廷之都兪吁咈殷宗之嚴恭寅畏周文
之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蓋其盛矣故書稱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言屬治必勵精而化遠先乎近也我

太祖高皇帝諭羣臣有曰凡事勤則成怠則廢賢人君子盡心
如此朝廷豈有廢事

成祖文皇帝諭近臣有曰朕每外朝畢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
自暇逸卿等宜體朕此心相與勤勵無厭教也

煌煌聖訓直追蹤虞帝媲美殷周矣則夫廓清靖難之烈固本
于一念之憂勤歟朕以冲齡踐祚撫有鴻圖早暮親賢春
秋典學亦惟是廣詢治道思續述光揚之爲兢兢而已迄

于今日業及五年凝精罔敢少懈勤政常如不及乃鳳儀
麟育河清壘出似天爲降鑿矣而水旱頻仍災祲不已則
儆予之天何凜凜也請纓志壯露布功高似衆咸用命矣
而覆軍旋報驚伏叵測則衡命之衆何紛紛也將朕之軫
念徒殷德意尚未沛歟抑有司習爲窳惰奉行之未力歟
將朕之宵旰徒屢推轂猶未當歟抑邊吏安于寢堂實政
之不修歟夫竭百姓之脂膏以填三軍之豁豁則內病撤
貔貅之保障以培閭閻之命脉則外病茲欲內外兼利聿
臻至理遵何道而可爾多士學古通今日擊時艱尚筆所
以振起積玩之人心鼓舞積頹之士氣果有俾于安攘其
盡言而無諱

臣余燧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御天下也必有憂勤無逸之心默陳
於宥密然後臣庶之精神奮而國脈無頽敝之虞必有嚴
肅不渝之法顯攝於寰中然後朝廷之憲典尊而國勢無
廢弛之漸心之存也無事不有罅漏何以防其微無時不
有怠荒何以窒其隙非曰宵旦皇皇而遂可與欽哉比隆
法之行也近守之而遠未必遵何以稱畫一之治賤遵之
而貴未必守何以服衆口之譁非曰詔旨諄諄而遂可與
勅幾比烈有心以操其法將天下曉然知皇衷之振厲如
心君運而手足無痿痺之憂穆然端拱而令甲昭於日星
有法以運其心將天下肅然知方策之維新如規矩彰而
方員無徧歌之患赫然出治而神功燦於霄壤此聖帝明
王所以奠安中夏攘却外夷收順治威嚴之化於俄頃而

追唐虞三代之治於千秋繇此道也借心與法二法與心
遠卽求治如不及而衡石程書之陋原無補於治功自古
勵精之主不少而郅隆之理常遙則以聖明之出不觸而
景運之開有待也欽惟

皇帝陛下

天表凝香

河清應瑞

嗣宗踐服際五百年氣運之中

累洽重熙承六七作聖賢之後

精義務明於郊社昭及天母地一氣之神

肅將特致於宮墻守重道隆儒萬年之業

明罔弗照如昧爽而馳至於日中南北東西無不思服

威罔弗加如殷雷之游盈於震虩是蟲草木無不知驚固已

德協重玄

治臻上理四三五六五帝矣乃猶不自滿假進臣等於

廷咨以同心一德交儆無逸之旨而遐慕平虞廷之都俞吁咈

殷宗之恭嚴寅畏周文之日昃不遑若猶以今日之憂勤

有歉於當年之湯厲者有君如此其忍負哉鮮草茅蝼

之餘無當於

明廷經濟之實而

清問惓惓敢不披瀝以對臣聞君猶天也天以一元提化籥而

四時五行各司其令今天未嘗代四時五行而轉軸也天以

一氣布玄功而風雷雨露各當其施天未嘗代風雷雨露

而運樞也人君以一身處億兆臣民上物物而司之精

不給也事事而理之力不逮也所恃以維持天下者不得
不以天工寄之臣子故虞廷兢業而賡歌則曰百王起哉
庶事康哉殷周無逸而風愆亦曰儆於有位君之不獨瘁
也自古記之矣但君無以率作於上則堂陛之精神不奮
將以一人之逸豫而開滿朝偷惰之端偃偃居息之咎未
可獨歸之臣也君無以節制其下則臣寮之心志不齊將
以一事之寬假而啓後來幾倖之心蹇蹇匪躬之節又未
可遽責之臣也惟君人者穆清之中必不敢以錦衣下大食
爲吾身之安而念及作君作師上天之責任爲至重宮府
之間必不敢以喜怒頰笑爲一人之私而念及作福作威
下民之觀望爲至密如是而心旣操矣法旣運矣心操而
乾健之職不渝凡此臣庶誰非踐土而食毛者而忍視

無勞立有不率則鬼神之靈臨有赫矣法運而乾綱之紐
不弛凡此臣庶誰非懷德而畏威者而敢仍其玩愒乎有
不恪則雷霆之擊斷不爽矣要使九重之志意密與天下
相濬而三尺之威嚴顯與天下相勸書曰戰戰慄慄日慎
一日此非其心之操天下者乎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此非其法之攝天下者乎迨末世而治統幾湮矣其暇逸
怠荒者無論卽英明之主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矣安在其
能無逸也又或求治太急而煩策急遽以御天下天下益
譁然而不敢服乃猥藉口於勵精之無裨不已過乎共惟
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還日月於中天其諭羣臣有曰凡事勤
則成怠則廢賢人君子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我

成祖文皇帝再臨乾坤卜鍾筮於萬世其諭近臣有曰朕每以朝畢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斁也

煌煌聖訓方且媲美虞殷駕軼周文矣故當時天心仁愛而赤子安樂樂利利之天邊鄙輯寧而朝廷受來享來王之福則是勵精之大有造於天下也我

皇上冲齡踐祚撫有鴻圖親賢並學勤且切矣而日者水旱頻仍災祲不已覆軍之報時見於羽書伏莽之憂正深於虜

幄將以多難興邦殷憂啓聖爲

上慰乎臣又恐以勵精無效之說獲戾於

上臣以爲當今之弊不在心之不存而在法之不立臣民之

詔屢下而有司之奉行何如關外之敵特推而邊吏之防禦何如貪酷之懲不謂不嚴而倖漏於網者猶收隨敲筋以資緣其華秩敗軍之戮不爲不峻而巧逃於律者仍刺軍餉以自固其與援臣不知鞭蒲之風酌水之節昔何多而今何少也又不知超距之雄塞旗之烈昔何有而今何無也無是而

皇上之法何時得伸

皇上之憂何時得釋也夫欲安民生莫若重有司而欲精吏治莫若嚴黜陟今之以循良而博華膺者果皆治平第一政比祥鸞者乎抑亦徇於毀譽之物情而毀譽之間又微有以轉移之者乎欲平外患莫若重主帥而欲課邊功莫若嚴賞罰今之以敵愾而勒旂常者果皆折衝千里比績膺

揚者乎抑亦聽於幕府之文法而文法之間又密有以上
下之者乎此皆靈

皇上之法而使勵精之効不得見於今日也

皇上銳意中興嘉與天下更始不於此時恪守

祖宗之法使天下洗心滌慮以成一代之休明天下更何賴哉

抑臣猶有

獻焉士氣積頽人心積玩誠有如

聖制所慮而虞之闢門殿之夢卜周之機械善莠我則皆帝王之

聲氣足以發山川巖谷之奇而合雲龍風虎之會耳今

講幄時親

睿修日懋古昔帝王有勤學如我

皇上者乎而蒙業緝熙於深宮寂處之時猶不能不踰聖於

皇上蓋臣嘗竊聞我

聖祖之諭侍臣有曰人之一心攝持甚難朕覺此心如兩敵然

時時防閒尚未能也則平日存心之功無一息之間蓋可

知矣至如親註周書之洪範類編聖學之心法畫君臣行

事于壁間書大學衍義于西廡存心之密至于如此誠

聖子神孫之所當取則也草莽微臣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戊辰科

崇禎元年

劉若宰

皇帝制曰朕聞任賢

國治帝王之首務自昔聖主賢臣相須共

濟其君關門張

兩務以招徠天下之豪英惟恐遺漏而其

臣同心一德共

以肩荷國家之機務無復情嫌書言翁受

敷施繼之百僚

師詩言峩峩髦士繼之金玉其相蓋求

之非一地聚之

人類如斯也載考當日官制唐虞稽

古建官惟百夏

官倍周官二百六十以官限才得無遺

佚之歎歟且唐

世已云萬幾三代損益事體漸繁如

才不盡於服官

官必至於廢事而熙載亮正咸知玉

其治理卓絕千古

又何歟洪惟

太祖高皇帝即位初年分遣使臣訪求賢才其

諭待臣有曰天地交泰以成庶類君臣相須以成治功

曰任人之道譬之用器可任重者重任之可任輕者輕任之
日設官分職大約仿虞周之制度用能揭日月於重新維
天地於不墜直與唐虞三代比隆已朕藉

讓烈之遺履剝復之運除奸去佞剔蠹流膏曠然欲與更始而
紀法未盡修明蒼黎未盡寧戢其大者如狡跋漸勾西虜
挿首逼處宣雲逆彥授首尙稽閭寇鴟張無忌餉日耗於
多兵乃遇警又患之六少而且驕悍不前輒曰無餉民日困
於加餉乃轉運又出餉詘而且侵冒多端動曰在民當此
兵民交困之日所設大小任事之臣朕用是寤寐賢豪弓
旂四出庶幾隱鱗出真成際風雲顧所謂經文緯武之儔
詰兵理財之效尙去視一二何歟將用不盡其才官或枉
其用歟語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又曰百官和於朝萬民

和於野意者無猜無虞同寅協恭固上臣矢報之精心亦
建監功猷之根本也爾多士以新發之劍當朕訪落之日
其各率意言之無諱

臣劉若宰

臣對臣聞帝王之臨馭宇內也必有振綱挈領之精意而
後可以統攝萬幾分秩庶正奏雍熙之上理必有分條析
目之實務而後可以因材用器量能任官闢鞏固之宏猷
何謂綱領人主所謂默運於淵衷而鼓之以勵精操之以
行健融融焉使四海並遊於庶績咸熙之世而不知經緯
之何從者是已何謂條目人主所爲顯推之共任而照之
以空鑒持之以不衡適適焉使羣工偕奮於百度惟修之
朝而罔敢怠荒之或數者是已惟有所默運於其中也故

百官寅協而治群力環拱而陳雖口代天言手代天工各
自効其股肱耳目之寄而露雷風雨天不言而歲功成惟
有所共任以爲用也故長短畢呈其技偏全各省其形雖
小而服采大而服休亦衆成其翼爲明聽之資而風虎雲
龍聖人作而萬物睹占帝王恭已無爲而四方風動照臨
有赫而百辟惟休用此道也藉令綱紐之自弛而徒責效
於登庸則課職課功之權誰實司之卽令品藻之不清而
但求功於殿最則量德量能之法誰實任之誠欲薪熈弘
開而網羅畢効則任賢圖治之幾端有望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剛建中止以立極
聰明睿智而有臨

層數在躬帝謂予懷明德

乾綱獨振人言幸際太平

集岳牧於彤庭大法小兼共勵平康之治

備箴銘於紫幄清心寡欲特開勤儉之風

爲天下得人五百季傳築伊耕一卜金甌立召夔龍於左右

惟一念作聖億萬載鄒趨魯步重開玉帙欣陪孔孟於後先

雷霆震而天地清祛七日之叢神社鼠城狐頃刻咸消於見

觀

日月朗而風雲會彙三朝之茅茹祥麟威鳳班聯共慶於瞻

雲允矣偉烈豐功莫罄口揚筆述是真可以四三王而六

五帝者矣迺猶不自滿假進臣等於

廷而悉以咨之如置輔陳殷之典量能授職之規熙載亮工之

猷威和不冒之化皆津津

下問靡遺而且勤倦於紀法之未盡修明若黎之未盡寧
狹跋漸勾西虜挿首倡處宜雲逆彥授首尙稽闕寇臨
無忌兵驕餉乏民困運窮外耀疆圉之憂內勞輸輓之計
殷殷

聖慮燎若觀火而

闢門之訪更及芻蕘此雖帝之疇咨王之訪落何以遺也
誦讀草茅雖咕嚙徒勤而蒿日時艱翹首

明盛芹曝之忱盟於葵藿久矣敢不矢心披瀝效一得之
以爲

陛下獻焉臣聞之君猶天也天爲四時之宰而綱維幹旋之柄
則天任之分布流行之用則四時任之故雨暘寒燠不一

其序生長收藏不一其功而要以四時不自爲用而爲天
用此四時之効順也君猶心也心爲五官之令而樞環較
轉之脉則心任之左宜右有之資則五官任之故視聽奔
走不一其役聰明靈運不一其能而要以五官不相爲用
而爲心用此五官之稱職也夫人君者上之有論道經邦
之佐而下之亦有理煩治劇之司豈曰克庭之乏人與然
而人卽不乏也何以使振鷺之羽儀而皆爲登堂之簞簋
且精之有考綜名實之術而嚴之亦有幽明黜陟之權豈
曰選法之罔效與然而法卽非弗效也其何以使互越之
樽庖而終無易泚之等瑟故恐八紘八纘以收之而收不
勝收矣且兔亦有腹心冥鴻亦有羽翼而後又明庭之彥
必皆師濟之臯夔乎且三等五等以辨之而辨不勝辨矣

燕石皆能潤玉魚目亦可亂珠而旁求甄別之莫必皆庸
敏之譽髦乎是以唐虞稽古而有庶明勵翼之勳成周懋
建而見思皇克生之盛非其隆同寅協恭之誼則其嚴懋
功懋德之程也非其敦靖共其正直之忱則其明率屬糾虔
之職也我

太祖高皇帝靖滌胡氛肇闢區夏啓重明之日月定再造之乾
坤固已流唐漂虞滌殷盪周而其分職設官則恭布星羅
朝無倖位求材詢上則家夔戶契野無遺賢觀其

諭侍臣有曰天地交泰以成庶類君臣相須以成治功此
堂簾指臂之義真可垂

訓萬禩而又

曰任人之道譬之用器可任重者重任之可任輕者輕任之

天語非直一時登用之成規實千古顛覆之良法也

列聖相承恪遵

明憲用能維貞百度以世顯周頌

陛下烈績鴻基光揚大業修明

祖制登剔臣工慮百職之偷竊則以各陳職掌

而諭之虞羣位之紛撓則以協力同心嚴

戒之欽承

堯舜之君快覩拜颺之盛此固宜人人自奮而事事畢舉已乃
猶有負疎曠之羞而業虞叢勝失矜羣之誼而喙起爭鳴

誠如

制所慮者臣愚以為事主之義同舟而共濟者也前者任職

後者任轡遇風而呼而奔罔不應焉洵瀟灑之間亦可
以無慮矣受臣之職同室而格鬪者也捨者護手捋者護
足乘力而抹而衆罔不齊焉周章勃寧之際亦可以俱生
矣今夫以三尺之喙而使如沸如羹是徒以蠻觸爭也獨
不可以和羹劑乎以五寸之鍵而使忽閉忽開是現以螭
蚌持也獨不可以典冠守乎一人而不必分兩人之用則
勿使成連鼓上而成竅鼓下也此論而勿煩彼論之泰則
無使佐饗得嘗而救鬪得傷也况夫陶之爲埴也其質固
已定矣隨其質而稱使之安知用不等於金玉乎冶之躍
金也其才自有餘矣取其才而善成之安知棄必同於瓦
礫乎騏驥不可以逐鼠梁麗不可以窒穴則何爲以所短
詘用其所長戚施亦可以直鑄遽條亦可以蒙鏐則何爲

以所取盡淹於所擯謂之駕之馬必不以驂來則古亦有
嘆約束無奇者何不寬於錄帥而嚴於課功謂飛冥之關
必不以弋慕則古正有念汗青無日者何不廣於搜逸而
迫於責效夫然後嚴實之政可行也其謹不能爭稷契之
座水土不必攘稼穡之成此亦可訪而問者已夫然後肯
肆之典宜明也隨刑不必庇羽山之極斧斯無所逃監國
之懲此尤可詳而議者已材當則能必効功審則庸必奮
任久則績必著法嚴則令必行而更以

聖天子明鏡止水之心闢門推轂之用延攬俊傑登顯英良世
固不乏遺大投艱之材經文緯武之略皆爲

陛下羅而致之而涓埃可報肝膽寧私臆技卽窮驚才足策文
且何功不効何績弗成而尙有悞虜辱夷其荒食匱之足

患哉且夫兵非乏也而用兵者乏未始有用用兵者也虎
頭或疲於生人而猿臂亦詘於數奇投石超距之英亦有
自行伍而特簡者乎使其築淮陰之壇屈南陽之滕更不
必禁中嘆頰牧矣餉非匱也而任餉者匱亦未始有任任
餉者也流馬既憊於轉輸饑鳥更饑於剝啄營平建武之
策亦有借前箸而深維者乎使知筆刀亦可佐關中智囊
亦足籌塞下則不必以量沙驚夜唱矣此今日之兵窮而
咎不在兵也亦不止一兵也餉匱而咎不在餉也亦不獨
一餉也故爲今之計者惟虛心以任人而乃實心以任事
則無論擔荷也雖代庖而亦可分品以授事而又合力以
成功則無論堦堯也雖矛盾而亦可方今
聖天子側席下求諸臣努力請効而猶患有事與人違議與任

忤朝成夕毀左支右吾者則亦何以仰副

寤寐若渴之思而俯塞夙夜匪懈之責乎抑臣猶有進焉

泰交之景運明與良交成之而其權實獨操之

元首故取人以身帝王之首務也

陛下躬修明德以爲賢士之標隱鱗戢羽皆望鵠赴之何不選
以勵其疑之績而成中興之治哉是在

陛下提其大綱一振而飭之耳臣草茅無知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評

亦整亦練如圭如璧真盛世之文

醇正如董疏宥如蘓讀之絕不見排比之迹所以爲佳

辛未科 崇禎四年

皇帝制曰朕聞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法前王作之後王遵焉詩詠率繇舊章書稱監于先王成憲此物此志也乃有謂徒法不能以自行又謂有治人無治法然歟否歟三代之法莫備于周禮後世倣而行之反以踈鑿其故何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區夏創制立極於凡建官理財惇典庸禮詰戎禁暴通工乘遠靡不揆古宜今綱提目整卽所稱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曷以加焉可得而揚厲歟

列聖相承率循無斁重熙累洽以迄今茲顧時遠則玩愒易生玩久則初意寢失朕以寡昧獲纘鴻圖夙夜兢兢思所以祈天永命觀

謨揚

烈一惟我

皇祖成憲是訓是遵乃紹庭徒切判漁未融戒諭屢申泄沓莫振
非不言獎恬而躁競之習愈滋非不言旌廉而婪墨之風轉
熾猶是民與賦也昔胡以公私兩利今胡以上下交困猶是
屯與鹽也昔胡以邊腹灌輸今胡以軍商耗竭竭民力以養
兵而索餉有兵遇警則單弱立見矣借撫賞以修備而循名
有備覈實則虛飾如故矣綜稽以釐弊而弊即在綜稽之中
明罰以懲姦而姦反隱明罰之內諸如此類未易縷指豈果
法之不可行歟抑行法者未得其要歟殆所謂必有治人而
後能行治法其責安在朕遠慕勅

天喜起之歌思百工之所以熙庶事之所以康實有不容自寧者
爾諸士且擊時艱有概于中久矣其悉臆以對毋泛毋隱朕將有採焉

天出王游衍罔怠

事事率

祖上下陟降惟勤

重農事而躬耕籍田薄賦輕徭不必陳七月之風
勤問學而身親講幄月將日就非徒窮二酉之祕

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五百年金聲玉振久而彌光

一後先之揆遠遡淵源十六字帝典王謨操之有要允矣

太平天子卓哉

至道聖人固已六五帝而四三王矣元

聖不自聖謙而又謙進臣等於

廷悉以諮之首推唐虞知人安民之謨仰追

二祖因材器使之方以及殫虜之若何剪除流寇之若何撲滅兵

餉之若何通融軍民之交相利賴屯鹽之欲復其舊漕馬
之必循其原而終歸于破格用人以臻平康大哉

王言真所謂訐謏定命遠猷辰告也草茅之士鬱積久矣敢不
傾瀝對揚憶其葵藿以副

明問也乎臣聞國家之所與治者人也有人則天下治無人則
天下擾人才之効用于國家者非一途也任得其人則無不
治用違于才則無不擾堯舜之如天好生濬哲文明稱極仁
極智矣而陳謨矢訓惓惓於知人以安民者則轉移天下之
要樞固不出乎明明揚陋之外也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

成祖文皇帝載靖邦家孜孜訪求賢才以圖治理令內外諸司各
舉所知責成吏部甄別賢否因以授職都察院考察覈實

六部毋輕調籓臬選賢能收一煩久任何其用之殷實之
專而慮之遠也創業垂統綏二斯民與勳華無異軌矣

列聖丕承奕葉重熙蓋

二祖以堯舜之心爲心故都俞賡于堂廉

列聖以

二祖之心爲心故拊髀勤于夢寐二百六十年治安如一日者非
偶然之故也我

皇上求賢若渴用人不次調宜麟遊於郊鳳翔於邑偕斯民於
協和風動之域乃數年狡夷窺伺於東插套挾要於西盜
寇之蔓延無已氓庶之徵調未息金甌全盛之天下而有
捉襟露肘之形固宜有以煩

聖慮也噫嘻此孰非士大夫事而不肯抒忠宣力爲

國建戡定之績此殊不可解也夫四民之中士爲首勵磨之術士爲先離經叛道者黜而經術重巧躡速化者擯而德行全士心定而後天下之治可次第而言也沿邊本我屬地羈縻無術遂至披猖一壞于四路之輕入而開鐵陷再壞於經撫之易局而遼瀋危三壞于戰守之爭執而廣寧棄非彼能乘我我爲可乘耳誠以守爲戰反客爲主夜郎之強不及漢大未見長纓之不可請也流寇本我窮民積漸不已遂至蹂躪一窮於猗山之爲固而窟未易清再窮於各省之觀望而權不歸一三窮於移徙之無嘗而突不可禦非寇不可除我無以除之耳誠師出以律有違無退鼠竊狗偷假息旬餘未見一鼓之不可散也兵誠不可撤矣今日定營制明日更營制而兵終無一定之數則老弱

臣陳于泰

臣對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必有以人維法之模而後疏附後先合以成粹精之理必有以法維人之畫而後禮樂刑政分以奏明作之功何謂以人維法有一法卽有奉行此法者無人以奉行之則因仍漸失其舊故典章成憲皆法而率循此典章成憲皆人也何謂以法維人有一人卽有綜覈是人者無法以綜覈之則班聯將溺其職故印纒綬若皆人而責成此印纒綬若皆法也法立則名必核其實言必課其功而人無以自遜推之簡兵清餉理財用人皆挈其大而事事有條有理矣人得則任必先於議公必勝於私而法無之或替推之愛名惜誼恥爭好讓皆務其實而在在可建可豎矣故公私得以兩利邊腹得以交俞

就民可以養兵而民仍不病于賦就兵可以衛民而兵自
不窮于餉則法自足以繩人而雖有躁競貪婪之思弗敢
逞也人自足以守法而雖有因循沿習之陋弗敢仍也古
帝王所以恭己無為而收師濟之勳聲色不大而集臣鄰
之益率循此道也光而大之端有望於今日矣欽維

皇帝陛下

奉三無私

建五有極

乾斷執火風之鼎

晉光通山澤之咸

德協重玄猶集虛心於玉帙

治臻上理更勤清問於金華念念敬

著作其寅亮篤棗之忠也抑臣更有進焉書曰后克艱厥
后臣克艱厥臣君臣固交任之者也則提綱挈領合羣策
羣力而又安一世且在

皇上之一槩率之耳臣甘茅新進于瀆

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之不汰可乎訓練則鸞鷟成行鼓舞則鳳鶴助勁請以積
之說易其撤可矣前誠不可惑矣今日請額例明且請歷
久而餉終無報足之期則虛冒之不核可乎守則四知之
嘗嚴侵則一錢之罔貸請以核之說易其減可矣阡陌未
嘗不墾也鹹鹺未嘗不煮也自抽屯補伍而耕種無人自
貴戚乞討而耕種無地自商不輸粟而輸銀而開中之法
壞自鹽壅於公復壅於私而度支之用窘則修屯政以復
鹽法者不可以條議為塞責也舟楫非不時往來也驗烙
非不時申飭也自雨暘失序而漂滯可虞自包攬公行而
弁蠹莫問自倉之不盡其力而雲錦之色以減自策之不
能達其材而馳驅之則罔閑則通漕糧而修馬政者不可
以奉行爲盡職也果韓白之登壇何受降之城不可築果

劉韓之持籌何東南之賦不可竭果郭李之在邊何秦餌者不可成臂指之用果龔虞之治郡何竊發者之不可成綏撫之功故天下不患多事而患人之莫肩其任也不患無人而患用之莫究其施也如必門第以取士停年以用人雖無雙之國士終受抑於騰下矣官人惟賢之義不如是也豪傑特出之資其可拘滯歟如必一青爲大德之檢寸朽有合抱之棄雖三敗之孟明無以收功於焚舟矣使人以器之義不如是也鉛刀一割之用其可不珍惜歟嘗

誦

高皇帝諭侍臣用人之道曰材大者當重任之材小者當輕任之又曰凡事勤則成怠則廢賢人君子盡心如此豈有廢事蓋所謂用人而又以課人用者杼其約結欲伸之氣而課

甲戌科

崇禎元年

皇帝制曰朕聞帝王之治莫隆于唐虞乃臯陶陳謨不出知人安民兩端而謂能哲而惠惟帝其難何廩廩也又有謂堯舜知不徧物仁不徧愛急親賢之爲務似躋重知人者豈翁受敷施在敦庸命討之先而哲能官人尤爲要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

成祖文皇帝載靖邦家皆孜孜訪求賢才以圖治理令內外諸司各舉所知責成吏部甄別賢否因材授職都察院奏聞又如六部官毋得輕調藩臬選用賢能牧守須令久任洋洋

聖謨作述同揆真軼殷周而媲美唐虞可得揚厲其槩歟

列聖相承率遵茲軌奕葉重慶良非偶然之故已朕嗣續

揚

先烈兢兢惟恐失墜第所與其治天下者士夫也今士習不端欲
速見小茲欲正士習以復古道何術而可邊陲本我屬夷地
窄人寡一旦稱兵犯順而三韓失守其故何歟目今三協關
寧以及登津等處各宿重兵防邊也邊不靖兵不可撤餉不
可減今欲滅奴恢疆如何作用且流寇久蔓錢糧缺額言者
不體國計每欲蠲減民爲邦本朝廷豈不知之豈不恤之但
欲恤民又欲飽軍何道可能兩濟卽屯田鹽法誠生財之源
屢條議申飭不見實效其故何歟至於漕糧爲三軍續命馬
匹爲戰陣亟需折截掛欠遂失原額原制何道可復今雖東
奴猖獗河套有可復之機邊外儘可作之事但難於奴賊既
伺朝野匱乏近降夷繼至作何問破流賊漸逸鄜廣海寇時
擾浙閩剿滅不速民難未已兼之水旱頻仍省直多故作何

挽回消弭又唐宋曾以武臣爲中書令樞密使文武相分
分我

太祖高皇帝曾以直廳爲布政典史爲僉都令奈何卒不可破爾
多士留心世務久矣其逐款對答無詳朕將親覽焉

臣劉理順

臣對聞帝王之弘先緒而隆大業也必其君以實事課
其臣而後分猷佐理有百度維新之象必其臣以實心效
於君而後政事修治成一入垂拱之休何謂實事因職以
察其能是也人不必問崇卑苟不必分內外而惟以職察
其能賢者有以見長庸者無以覆短殿最迥若蒼素而國
家因以有紀綱何謂實心盡忠以致其身是也事不必問
難易時不必問順逆而惟以忠致其身則智者無不竭之

才勇者無不殫之力忠貞篤於堂陛而人心乃以有分謹
蓋有實心方能措置事而謀實事政以求實心唐虞三代
之所以熙庶績而聯一德者此其道也第國家當平治之
日法令未弛而振舉之極易然防微杜漸聖人猶有憂焉
蓋以爲易而狃之者治之所自壞也國家承熙洽之後情
俗日偷而整頓之頗難然拯溺濟否聖人必且勞焉蓋不
以爲難而諉之者治之所日茂也慨然以用賢圖治爲已
任者真大有爲之君而堯舜親見政在今矣欽惟

皇帝陛下

剛健中正之威備

聰明睿智以有臨

特小心以保泰而豈弟弥性坐享四十七載之昇平

靖大慙以亨屯而子孫君王駢集億千萬年之鴻禧固已發弓外
鼓靜瀾恬波赫然稱綦隆盛際哉乃猶慮風俗之敗壞由紀綱
之廢失兢兢焉求所以肅人心維世道者進臣等于

廷俯賜

清問臣草茅無足效前壽而幼學有懷敢不摭所蘊爲

明廷獻焉夫人心之不能無惕玩也非有以振肅之則玩者自玩究
將有極重不可反之勢世道之不能無陵夷也非有以維持之
則夷者日夷敝且有大敗不可支之象振肅維持之術舍紀綱
其誰屬哉周樸棧之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蓋勉勉乃所以
綱紀也宋儒朱熹之言曰有紀綱待之于上而後有風俗驅之
于下蓋持之乃所以驅也顧始未嘗不修明之而後漸以墮壞也

其修明也君曰張皇臣曰懲茲上下志同易所為係泰也及其
其墮壞也君曰莫違臣曰雷同上下異止口勿所為係否也泰者
通也不惟上下通而世道人心亦與之俱通而塞隨之平險
往復之運可忘艱貞乎盡者壞也不惟國事壞而人心世道亦
與之俱壞壞而治因之先甲後甲之事不可忘振育乎漢興法度
簡約恭儉嗣世而清淨畫一蕭規曹隨然而痛哭流涕之既貴
洛陽猶有寒心焉唐世貞觀鳴盛開元經響而房杜姚宋同心
輔政然而魏徵張九齡之言蚤已負先見矣宋以忠厚開基亦
以積弱胎亂而紹聖紛紜寔釀大蒙于戰上下間治亂興衰豈
不以紀綱修壞固握于精神之張弛哉我

高皇帝肇造區夏一洗胡元腥穢之習

太祖皇帝再靖家難重廓日月繼照之烈六卿率屬各修其職

武分曹不侵其權官方嚴飭如農有司苛威明辨如墻有垣
安于庠守未字之貞兵安于伍奉罔越之令吏耻舞文之智里
無爭攘之風冠履之分炳若日星品式之守嚴于天澤煌煌乎
大明會典一書真宰物御世之上理超軼漢晉宋而上之矣我
皇上以首出之資紹繹大統續承鴻業其修明政令以繼述
祖宗之大法固有愆遺

御極之初庶幾化行俗美不替遺烈邇來乃謂不然者法守何漸
也人情何滋玩也德意何以壅而不究也且

詔令何以格而不行也陵夷之甚申飭莫效請就

明問所及而極言之可乎夫職業之隸于位不可越也而今且
之隄防之設于下不可潰也而今且侵軼之偏裨而犯大帥
屬而抗官長則陵甚矣奸胥而領有司亂民而據富室則橫甚

矣而且說士耶棄我東魯道彼西竺是謂其淫而且說民耶本
石文綉倡優后飾是謂甚侈而且說官耶借人地以分畛域別
好惡以生羽瘡是謂甚競而且說國耶婦姑而恣勃谿同室而
逞戈矛是謂甚囂中于人心人心將日澆流于世道世道將日
潰昔人患燕堂茲不啻燃眉也昔人憂厝火今不啻修原也夫
在紀綱果徒在紀綱乎將無上之任乎抑上與下交任之乎漢
崔寔謂政衰俗敝在承平日久而專傲其主宋蘇軾謂紀綱頽
壞由上下因循而交責其臣則今日梗概固可得而陳矣

高皇帝創業艱難宋葉劉王日贊惟議居安思危之訓無日不申傲
焉

文皇帝守以兼創三楊同心魚水歡洽宵衣旰食之勤學世如一日
矣以故提綱挈紀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儼然萬世立隆今

金華罕御不聞

召見之睟容章奏度閣莫微止

輦之霽聽而考選幾同積薪長安坐累玉樓印列不與環賜然期
誰任紀綱之耳目而三公才立大僚星布豈不求會誰弗沈
誰任紀綱之股肱而

西席塵封不示開講之益諭教匪豫不重左右之選誰任紀綱之根
本又况惰窳成習積弛不奮人以官爲傳舍若泛梗之適遭官
以事爲偶寄如遠廬之一宿彼此互推孰課其功前後相諉莫
受其咎因循之過所謂上與下交任之者大抵一代之興開創
則精且功功累業則頽廢不支一君之身初政則策勵交持未
略略昏倦或乘猶之初氣銳終氣衰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猶
之朝風疾暮風徐衝颺之餘不能起斷蓬然則及弛爲縞縞縞縞

綱以振人心世道之失者其寡會可知也
騁康莊者垂腹委轡
有時而仆念及于覆轍則羊腸或可為安途涉鴈洲者棄揖亂
濟有時而沒念及于摧檣則瞿瀕皆可為順流特在我

皇上之一自振耳誠以人責事以事責功職業之司如典衣典冠各
不相混而人何敢恣于職之外以名思分以分思義上下之定
如乾尊坤卑各不相侵而人何敢越于分之內慎官師之任以
廣厲學宮士有敢以淫應者乎躬節儉之行以示天下先而人
有敢以侈應者乎明和衷之誼振師濟之盛則官方不競也一
任議之途信賞罰之條則國是不囂也一身之中天君定其主
宰而五官百體靡不奉令以聽一家之中主人翁整頓其精神
而亞旅疆以靡不執事以從將風移俗易夫世道人心而不翕
然雍熙者未之有也以追

祖宗之休寧獨此

漢唐宋已哉抑

同而中之者 千百心書所稱成湯之聖也有曰不殖貨利心
至清也一中于濁濁之財而清白之氣愈昏愈緼遂溢于人政
之間而昏錮之愈愈愈衍風俗敗而紀綱亦益以弛獨不思
人主天下之身也 何天 財非人主之財願乃以之昏心哉
以

皇上明聖遠邁成湯而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謹對

丁丑科 崇禎十年

皇帝制曰朕惟洪範八政首重在食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是兵食兩者固經世之大端也周制寓兵于農不出比閭族黨鄉遂之間而伍兩卒旅之軍師已具第司馬于農隙講武事而已當其時居足以守出足以戰田足以耕而食內順治而外威嚴何其盛歟後世藉兵以衛民賦民以養兵而兵與農遂分而爲二乃兵日驕玩民日凋救古法豈不可復行歟漢初南北兩軍猶調諸農後增募期門羽林八較尉等軍而兵制壞唐貞觀中置府兵最爲近古漸更爲彊騎而虛弱日甚其沿革得失之政可得而縷陳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首

加意留屯

勅五軍都督府言古養兵而不病農者莫如屯

命天下衛所督兵屯糧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又

諭兵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于此

洋洋

聖謨垂慮深遠直駕漢軼唐與成周比隆可得而揚厲其盛歟
承平日久寢失初制各邊始仰給內帑年例日增濫觴不
可底止朕纘紹丕緒十載于茲適值虜寇交誑宵旰靡寧
倦倦于安攘大計無時不飭籌餉而餉之窘匱愈甚且耗
蠹莫可詰矣無時不飭練兵而兵之單弱如故且增募日
踵請矣民力不堪再加呼庚勢難姑待將何術而可仰
者未嘗不言清屯開墾而條飭徒中尚鮮寔効其故何

又有謂屯與鹽相表裏非盡復輪糧開中之舊制屯政必
不能興其說然歟否歟且屯鹽固屬本計蓄艾未濟日
抑別有生節之道否歟又在萬曆初開太倉之米足支數
年今直無終歲之計兵食交誑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及今
不圖後將何繼昔唐以建中之耗竭用一劉宴即能使國
用克足而民不困敕李抱真憂山東軍伍凋刈與屯較射
不三年而兵精庫實遂雄視列鎮豈非實心任事之明效
歟夫儒者動稱王政薄言富強今求一能為富強如劉晏
李抱真之流而不可得亦士大夫之耻也諸士必有概于
中久矣其悉據所見以對朕將有採焉

臣劉同升

臣等聞帝王之治安四海而承叙萬年也有經世之大

道養天下之元氣而成敦大之體有救世之大權振天下之神氣而奮明作之用何謂經世之大道安嘗可久守盡一以宜民而不以補葺苟且開後世機謀術數之端然非迂遠而濶于事情何謂救世之大權通變不倦竭心思以裕國而不以膠柱執方隘王政酌盈濟虛之理故識時務而貴乎俊傑是故儒者言經濟則薄管商而不知能為管商者乃能不為管商也蓋管商非無學術可以治一國不可治天下乃其不為管商而豈不為富強抑儒者言事業則稱呂葛而不知有呂葛之心者不患無呂葛之才也蓋呂葛能忘身家可以堅一心即可任一世乃其不為呂葛而又豈為堯孔是故天下之治法不在法而在人天下之治人不在事而在心自古聖帝明王以之試功熙績軌道

得也夫治國之事掣其綱紀舉其節目不過兵食數端耳異人任命此而別言致主宜乎迂踈不效而負大不為之君及可為之時則龜勉勤端有望於今日矣欽惟

皇帝陛下

玄德建極

聖學集成

聰明睿知以有臨

巖恭寅畏而無逸

曰肅曰乂曰哲曰謀道咸備而發圖書之蘊乃聖乃神乃文乃武心廣運而開迺吉之先鳳德來儀歌功詠叙之景淑撫舜絃則解慍蒼生

河清獻瑞觀光揚烈之精神陟禹蹟則敷教海表

郊禋步禱念民力之普存
斬平時和年豐宛然幽風之咏
匪修耕藉之舊文

太廟齋居維孝思之錫類
達于繼志述事遐哉天保之章
皆為續承之新德人稱

太平天子世頌

有道聖人乃猶

萬幾之遐進臣等於

廷諮以治道謂古之兵疆食足
今之兵騎食匱推原漢唐之

制考求

國初之規其亦有救時法

祖之恩乎臣草茅無識然日擊
時艱懷請纓之志切處堂之憂

久矣敢不效千慮之一得為補
芻蕘之

獻夫國安崇文時棘尚武臣竊
以為過矣聖人安不忘危文武

並重慮至殷也于古之談兵食
者莫詳於孔子其曰足食

足兵民信之矣大旨以兵食與
民分為三者則民之與兵

不得而混之為一也夫秉耜而
耕者民也持戟而戰者兵

也後之兵民不分并食亦不分
驅市人而膏斧則病在兵

抽屯籍而補伍則病在食簡壯
丁以禦侮則病在民一者

失而三失之也烏知却菜墮費
為聖人之作用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混一華夷

成祖文皇帝定鼎燕薊數幸開
平內安外攘雄略過漢唐遠矣

列聖重光承平日久我

皇上英毅中興而插奴外訖流
寇內擾調兵議餉歲無寧日臣

庶皆曰賴

睿筭嚴明滅此朝食而度支告訕三軍有庚癸之呼熊威虎奮
未聞也更番無計七月有平歲之虞鳥驚獸散可憂也在
昔

高皇帝勅五軍都督府加意留屯言養兵而不病屢又其

諭兵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于此

洋洋

聖謨萬世良法也夫漢南北軍易而為期門羽林入較尉而漢
兵弱矣何以易之南北兩軍久而不足用故也唐府兵易
而為彘騎而唐兵弱矣何以易之府兵久而不足用故也
南北軍之力不足用而南北軍之食不可問增一軍多一
食則漢之末流不徒兵法壞而餉法亦壞府兵之力不足
用而府兵之食不可問變一兵耗一食則唐之末流不徒

兵法壞而餉法亦壞然

聖制猶未及宋也夫宋兵之弱殆又甚焉聚天下之兵於京師
無一足用有急則遠望勤王靡天下之食於京師無一足
恃多警則搜括民力此尤弊極可為殷鑒者乎

聖制曰開墾屯田條飭徒申尚鮮實效夫開墾之效實未易也
國初龍江之屯盛於前代其他郡邑往往有之一沒於勦賊
之請乞一隱於豪右之侵占而田為子虛之賦矣雖有趙
充國棗祗屯于何所乎則垂之

令甲而限田之制可行也

聖制曰屯田與鹽相為表裏宜復舊制夫舊制之復誠未易也
國初開中輸粟實邊利國通商往往稱便一壅于折色之小
利一滯於竈戶之私販而家擅煮海之富矣雖有夷吾計

然而策何所施乎誠布之

功令而輸公之誼宜勸也

聖制曰建中之耗竭用劉晏而國用充足民不困敕何說也夫晏非第以心計爲長其經世之識有過人者卽如用鹽法之吏皆選臺閣之才佐之而不委之瑣尾之士故染指風絕而國課自清矣

聖制曰山東之凋利用李抱真而興屯較射三年兵精何說也夫抱真非僅以勇敢著名其忠誼之心有感人者是時諸節度之橫獨其乃心王室而不貳而世爲干城之夫捐竿奸寢而唐室安矣彼二臣者豈非管商之流亞哉未必懷呂葛之心也而今之士大夫學堯舜之道卒不與管商同功微識者爲士大夫耻而士大夫亦自耻之也

皇上不負日月于自負

皇上耳方今全盛之時嗷嗷焉憂兵憂餉而束手坐觀則

國計不壯怒怒焉憂邊憂寇而藏心規避則士氣益衰郊

馬肥守防何策東出西沒劉撫何局獨心

宵話自謂小謀食譽心而計不忍出此者也夫政非一日之

功也而外省湖兵僅備故事

皇上簡京營之官詭汰老弱之耗糧三千餘之紳國公之言

此諸臣所不敢言而恐任德怨者也有如

七年

皇上念肅清之咽喉也乃之利害以周流之入延撫

此人所不及慮而祖爲尋嘗者也自如晏任一人

矣且其言也則青蠡其用而已在茲不白財而必曰

知舊餉之何用則知新餉之增何為也誠知額內之
則知額外之增何為

